

# 卷十三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3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註]**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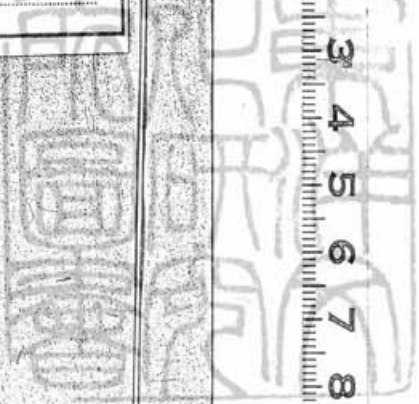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39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五章 註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

氣主思慮可否則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

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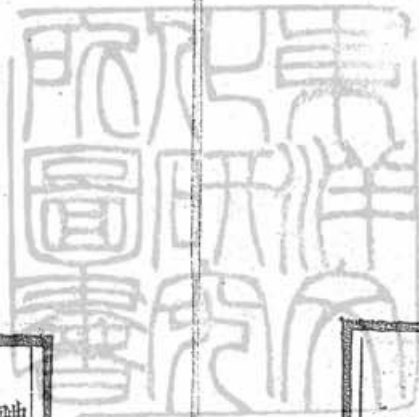
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 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

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已之

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

心也此篇凡八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  
 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為仁由己  
 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四章言人有  
 仁端達之為道五章言遠辱不為憂六章言不慕大  
 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  
 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  
 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使之殺  
 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  
 德小民人速觀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  
 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  
 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臣社稷  
 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十八章言育養賢才樂過  
 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  
 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婦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  
 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  
 好善從舜好利從距二十四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  
 一二十五章言飢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  
 十七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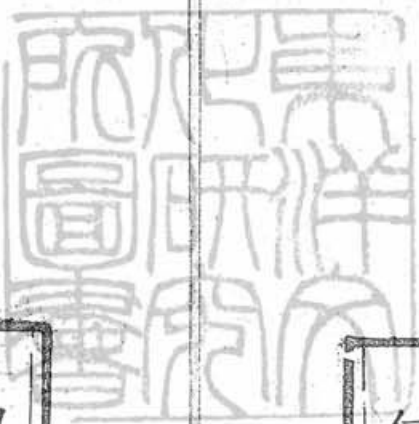


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為凡人  
 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三十  
 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  
 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  
 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  
 之異三十五章言輿服器用人同不殊尊貴居之志  
 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  
 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  
 急厭息減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  
 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舒  
 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已四十三章言賞僭  
 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  
 有所思四十五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  
 九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盡心者至篇題正  
 義曰云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  
 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為  
 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為主者心  
 也則人之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

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五行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包註云北辰常不移而眾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眾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

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



以息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

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能存其心養

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

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

而已雖見前人或夭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夭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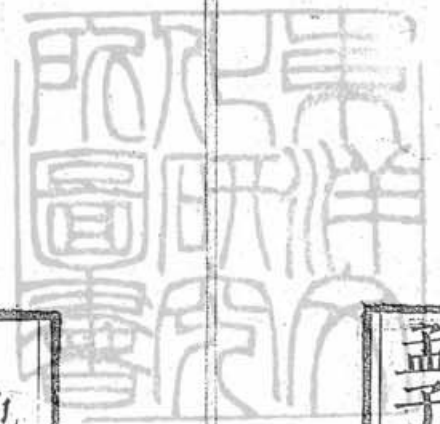
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

以立命之本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盡心竭

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息之者是能知其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所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歿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二也既天壽不二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何如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歿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此而不二也不可徵求之矣但修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歿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修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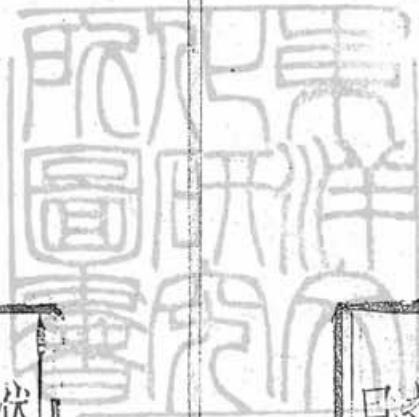
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

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畏

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孟子曰至非

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修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桎

枯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修身之道  
 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桎手械也今刑獄匣  
 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  
 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者慾  
 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  
 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  
 死者有溺而死者註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  
 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  
 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  
 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云伯牛有  
 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  
 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註畏壓溺死  
 禮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  
 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  
 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  
 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  
 曰涓蜀梁其爲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



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  
 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  
 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  
 也孟子之言  
 其趨則一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註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

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求在外者也註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

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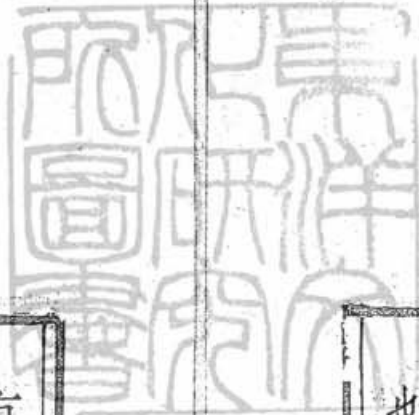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注**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

天者也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性固有者是為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求之有道則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修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是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注**物事

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當



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

無虛則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注**當自彊

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注**孟子至莫

曰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息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已不在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彊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眾也**注**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



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

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眾庶之人也

正義曰此章言

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寶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也是則為凡眾者矣故孟子以此憫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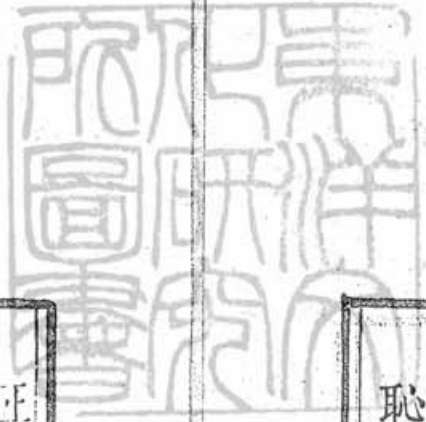
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

曰行已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註人能恥已之無所

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註



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之矣案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註

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

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

註正義曰此章言不慕

大人何能有恥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恥者以其為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是為恥之於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為攻戰者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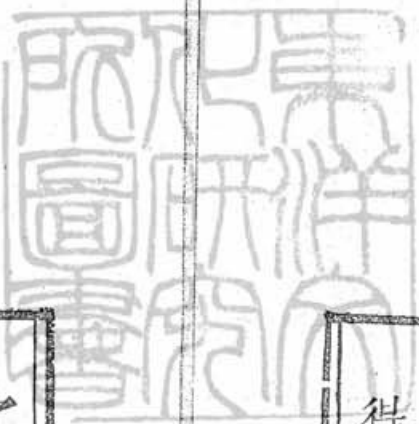
**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隰朋齊大夫也史記註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趙

註所以引而為解文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

**樂善而自卑若高宗**

得傳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



**之勢**

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

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

**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

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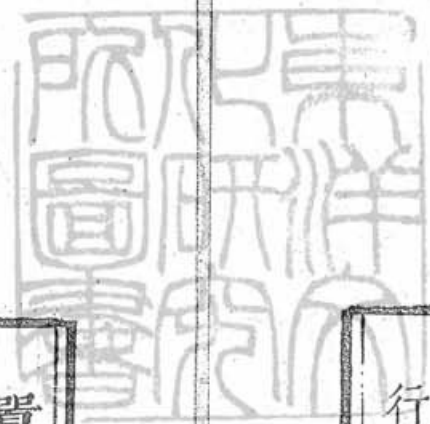
臣之者乎

**臣**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孟子曰至而况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已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能樂已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况得臣之而卑下者乎

**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

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爰立作相王  
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  
受也命令也經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  
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為  
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  
污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隱是也  
函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本  
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  
之文也七人包註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  
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  
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是此七人者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  
人不知亦囂囂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  
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囂



囂矣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

以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

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

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

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

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

善天下也 **孟子** 孟子至兼善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內定

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

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

至囂囂宋句踐宋人姓名句踐孟子謂句踐曰子

好逸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已亦但

囂囂然自得人不知已亦但囂囂然而自得曰何如

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囂囂然

自得矣曰尊德樂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

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囂囂自得矣蓋

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

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

知不知斯囂囂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

失義而不為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

窮不失義而不為苟得故得已之本性達不離道而

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 **孟子** 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

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

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

也 **孟子** 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

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

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已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飲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

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飲然不

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正義**曰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亢有若欲然謂不如人非但

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

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

道飲然不足則超絕有過乎眾人遠矣

**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正義曰**

已說於梁惠首篇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謂教民趨農役有常**

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

屋之類也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

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孟子至此殺者**

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孟

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耕

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樂矣如是則

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國

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有

在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且不怨恨殺

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

**大辟之罪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刑也前已說**

孟子卷之二十一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國霸

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國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

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

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國孟

至之哉正義曰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者

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

見故民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知

難見者故民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民

殺之而不怨以其生道殺之故也利而不知為王者

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迹觀之則君子過之而

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通天下之



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之哉  
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為樂必待  
虞度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  
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間矣此孟子  
所以抑區區之霸而尊崇其王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政教法度

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

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

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畏之不道

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兩上下



親故歡心可得也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明

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曰至善

教得民心孟子言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不若仁聲

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若

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麓有刑威

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

懷之故民有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職任萬民有九

兩以繫萬民九職任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

生黍稷禾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囿以

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木  
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  
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  
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得  
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  
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

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同其趨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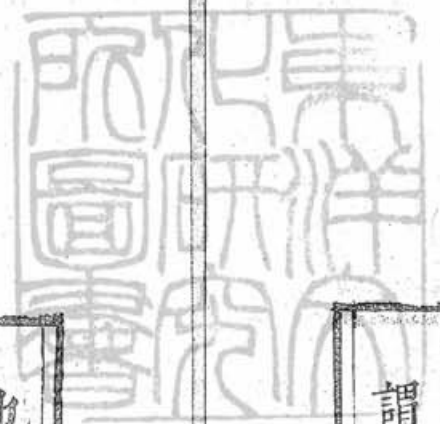
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

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

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

謂良能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

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孟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

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至達之天下也者

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

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知者也孩提襁褓

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不知欽順

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良

知良能者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

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襁褓者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



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也國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

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

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國孟子至禦也正義曰

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舜

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

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所

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

止之也國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

卦之文也趙註

引之以解其經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國

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

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國正義曰此章言己

仲尼之道也孟子言人無為其所不為以其所不為

者不義也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

能無為不義又不欲其所不善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國人所以有

德行知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

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故達國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

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

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止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所

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於疾疾之人也疾疾人之有小疾常露在身不去者是為疾疾也如孤臣孽子其

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疾疾也此孟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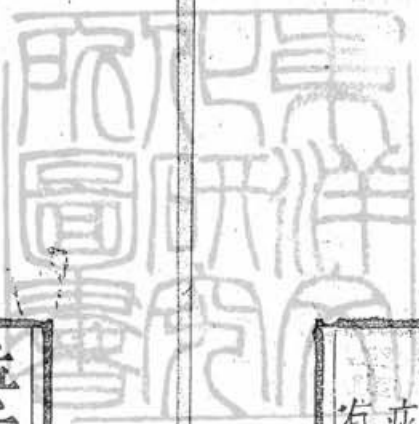
不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故能乘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

也操心常危慮患常深是人之疾疾常露在身而去也是孟子所以為疾疾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

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疾疾者但常存乎疾疾之人而已蓋有得於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

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

疾疾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

稷為悅者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

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也

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

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覺者志  
 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  
 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  
 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已  
 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移動是則  
 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正於我  
 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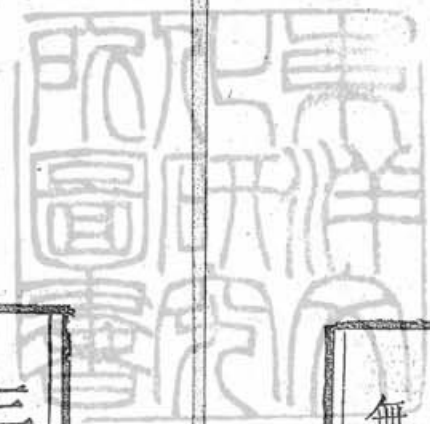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

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至存焉正義曰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  
 誠不愧天育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為  
 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  
 不得與於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無  
 嫌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已而仰無以有羞  
 愧於天俯無以有慚忤於人此乃二樂也已之有德  
 又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推已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  
 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  
 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  
 憂揚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  
 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國廣土衆民大

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

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大行行之於天

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

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

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孟子



曰至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

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克身體履方四體不言蟠

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

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

大衆人民之多以為大國之諸侯君子者心欲好之

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中而立以安四海之

民是為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稟天性不在此

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故也

然其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

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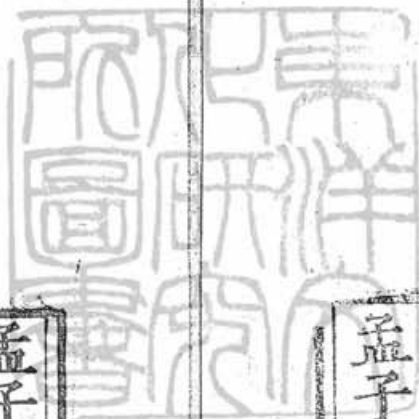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註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註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



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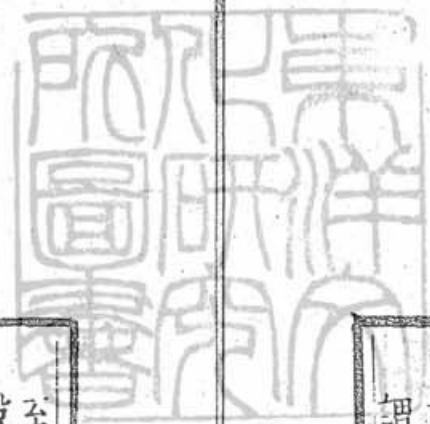
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為畜產之本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

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

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餓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己所謂眾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



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亦此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

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能生人

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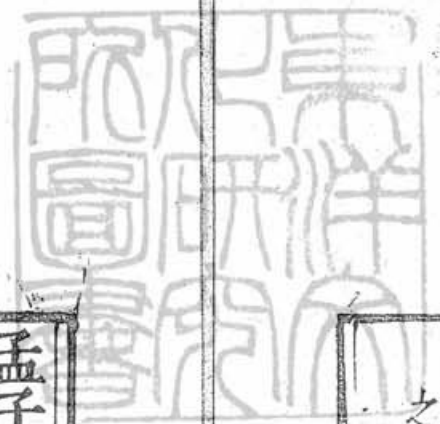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

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利其在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敲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為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故曰菽粟如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

**經**

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為耕治之田也不知

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經**

所覽大者

意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經**

瀾水中

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經**

容光小郤也言大

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經**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

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經**

孟子至

義曰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

亦莫大於太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主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楊子云觀日月而知眾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為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為物所流遇於科坎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為物所流遇於科坎不盈實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克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為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

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

之間也國蹠盜蹠也蹠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國正

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利者乃為盜蹠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蹠為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國盜蹠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蹠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國楊子

楊朱也為我為已也拔已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

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國墨子墨翟





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

之也子莫執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

者也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中和近

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

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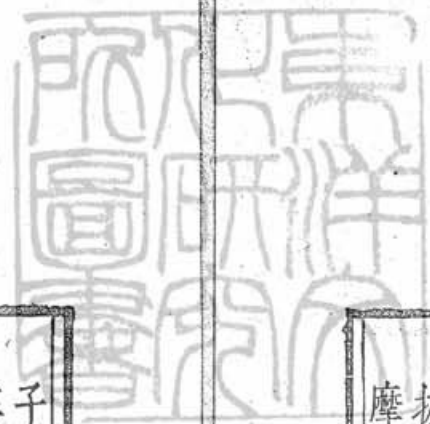
而廢百道也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揚墨放蕩

行止唯義所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為也至為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為已雖

拔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為也墨翟兼愛他人雖

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為之子莫執一



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者也以  
其無為已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為近之言子莫  
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  
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  
者是為其有以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其  
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  
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為利欲所

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

及人不為憂矣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

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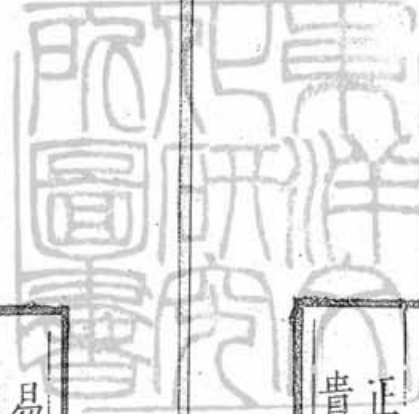
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曰飢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飢餓則易為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為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為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言之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柳下惠執

弘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



易已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帥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 **有為**為仁義也 **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

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正義**曰此章

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

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及

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

子曰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之

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五霸**

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

也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

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楊子曰假儒衣書服而

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

則固可放與

**丑**

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人**

人臣秉

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

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

可放也

**公**

公孫丑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

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我不邇于順已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及

太甲悔改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位商民大悅且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

固可以放之與孟子對曰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秉忠心以愛君則放君而生

篡奪君位之心者也以爲不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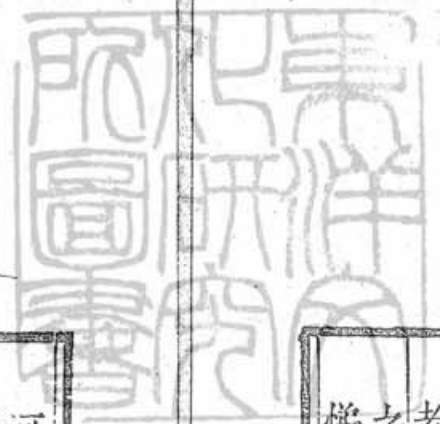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詩**

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註**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

**註**公孫丑至於是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祿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而不



可食祿 **註**魏國伐檀之篇正義曰此詩蓋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註**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

事者邪孟子曰尚志 **註**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

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註**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

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 **註**王子至

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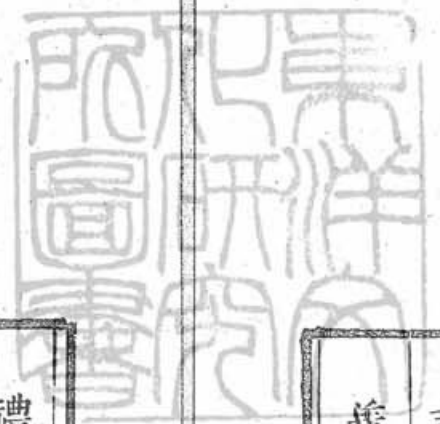
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王子

塾齊王之子名塾也問孟子曰為士者當以何事為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答之曰為士者當以志為尚也曰何為尚志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尚志曰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答之曰尚志則以仁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為尚則為尚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是為非仁也非已之所有而取求之是為非義也如此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為居義以為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塾於無過之地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

食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

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

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

以為大哉孟子曰至奚可哉正義曰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

大未之聞者也孟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皆信之以為廉是為舍簞食豆

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尚當以莫大為尚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陳仲子避兄離母處

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而徒取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義

之本耳宜孟子以是闢之陳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臯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

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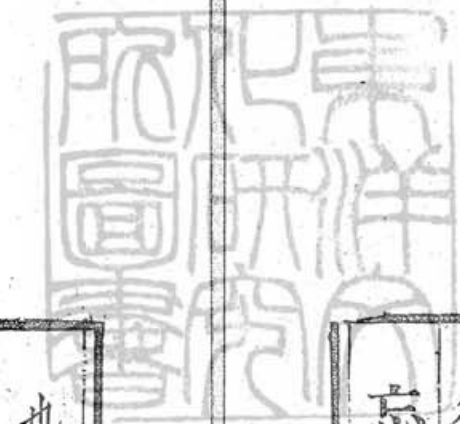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

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

則舜如之何

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



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

之為至貴也

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曰

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何

子曰舜為天子命臯陶為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瞍

殺人則臯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

子答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曰

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邪曰夫

舜惡得而禁止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夫舜

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王庶子所

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

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

氣下居之移養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

使克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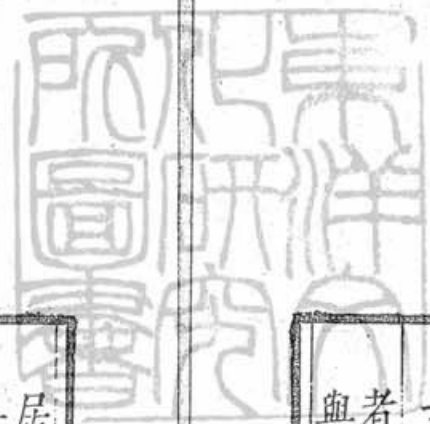
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

如是也

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如王子殊於眾品

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

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歎息之曰夫



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

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

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眾之

人豈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

亦人子也下文

觀宜合此章 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

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

者乎

言王子宫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

義在身不言而喻也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

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

耳 **○** 孟子曰至似也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為

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之也然而王

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

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

居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堙澤

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

言亦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

似也堙澤宋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

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

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 人

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

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

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

拘致君子之心也 **○** 孟子曰至虛拘正義曰此章言

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

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

食為備而歡意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豕交

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

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也然而恭敬

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帛從

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

孟子流

卷之二十一

梁惠篇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

形謂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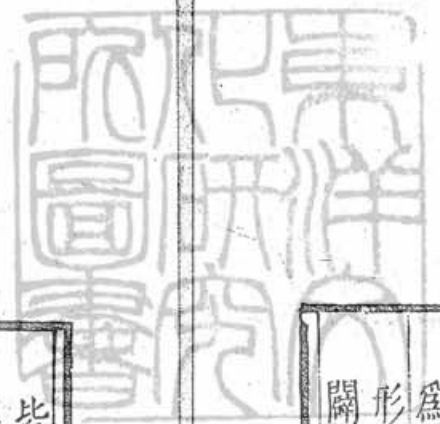


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

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

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正義曰此章言體德

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關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



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邪蓋形則一定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或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圖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也正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一者也孔安國云貌容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篇文也註云舜木槿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也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而抑陰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菽之喪猶愈於已乎圖齊

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菽年差愈於

止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紆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註**

紆戾也孟子

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

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

復戾其兄之臂也令欲行其暮喪亦猶曰徐徐之類

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

曰若此者何如也

**註**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

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傳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

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註**

孟子曰如是王

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

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註**

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

之故譬以紆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

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

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暮年

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

有紆戾其兄之臂者子以謂之姑且徐徐然紆其兄

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戾兄之臂也今子

此者是如之何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夫喪有所禦而不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止而不為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且謂暮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自弗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安之則為之乎是亦孟子於此不取公孫丑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國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

時雨化之者國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有成德者有達

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國私獨淑善艾治也君

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

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國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

道也國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

人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

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道有五品也有如時雨之

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也是其潤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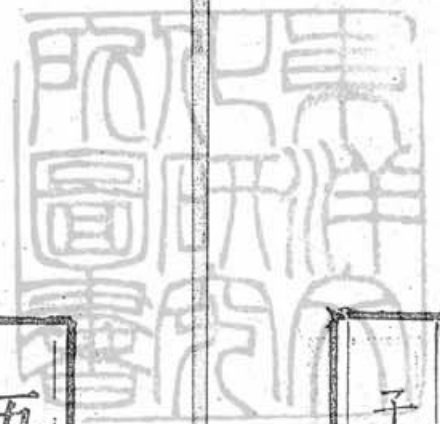
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有其材則

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為有

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

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已復禮

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



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丑以為聖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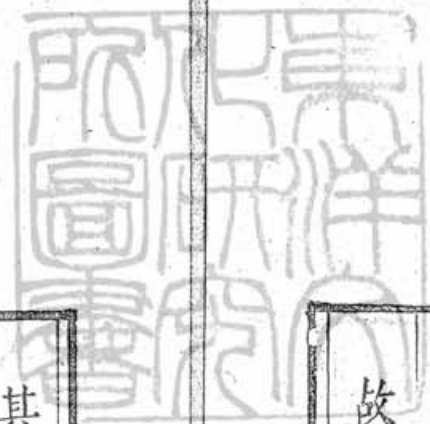
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

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為新學拙工

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



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息用

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

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

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公孫丑至從

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

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孳

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至高至美矣

學者跋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以其不可得而跋及也

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孳

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至

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教使賢愚智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譏於公孫丑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

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

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窮達

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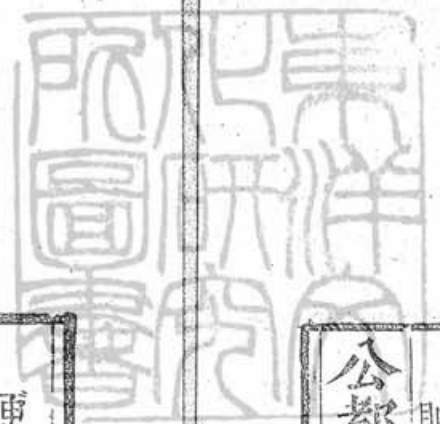
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

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

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饜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滕



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

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

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

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

有賢才接已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

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

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

矣公都至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貴

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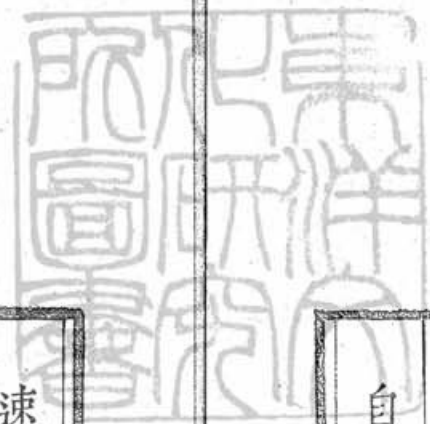
中宜若在所禮敬之然而有所問而夫子不答是如

之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答之曰有挾已之貴勢而問者有挾已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已之長老而問者有挾已有功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已與師友故舊之好而問者凡恃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以恃已之貴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答之也挾接也此孟子於滕更所以不答者是亦不屑教之道也奈何公都子不知以此故有復而問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註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

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



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註孟子曰至退速正義曰此章言賞僭及淫

刑濫傷害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孟子言人君於不可棄去之者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不可棄者以其無罪之人也所以棄之者以其有罪者也故棄之使人有所懼也如堯去四凶之罪是可以棄而棄之者也其於賞當所厚者反而薄之是其餘之類亦無所不薄也所以厚賞之者以其有功故厚賞之使人有所勵也如舜舉八元八凱是所厚而厚之也其於無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仕則其被退黜亦必急速矣無他以其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詩之商頌所以於殷武之篇有云不僭不濫論語翔而後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註物謂凡物可以

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

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臨民以非已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親其親戚

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正義曰此章言

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言君子於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有其倫序也故楊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為務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

急親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

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

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歆長歆也齒決斷肉置其餘

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歆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

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歆而問無齒

決類也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

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之謂

不知務者孟子言為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而

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耳為之仁者以其  
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為  
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但  
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於眾人但能  
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  
為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也  
放飯流歎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小  
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為  
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徧愛眾人之為急是  
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小  
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問  
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蓋  
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  
裘領屈三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綱  
疎提其綱則眾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九章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

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  
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  
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  
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  
章言厄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  
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議而不征  
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十章言修利蹈姦務德  
蹈仁十一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  
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  
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